

阿德刺斯忒亞帝國，首都安巴爾近郊。

花冠節，小雨連綿不停。

艾黛爾賈特以為她生日也會如此，當天居然難得放了晴。

午後，她帶著貝雷絲前往皇陵，向伊歐尼亞斯九世及兄弟姊妹詳盡報告了一番。

關於老師如何帶領她和同伴一起斬斷芙朵拉的扭曲連鎖、拔除暗藏地下的黑暗根源，這些事以前都說過了，艾黛爾賈特這趟只告訴他們——青海節禪位後，她要跟貝雷絲去度蜜月。

貝雷絲站在艾黛爾賈特身旁，握著她的手，靜靜聽她笑談家常。

早上去大修道院掃墓，她也代替不善言辭的貝雷絲，向傑拉爾特夫婦交代了往後的規劃。當晚，兩人就近在離宮休息。

相較於皇城，離宮空曠又安靜，艾黛爾賈特以前身為皇女，一直很不喜歡待在這裡。

時隔多年，再以皇帝身份前來，卻沒有絲毫厭惡，反倒抱有強烈期待。

原因就是與她如影隨形的貝雷絲。

兩人一起洗浴後，回房準備就寢，艾黛爾賈特見貝雷絲在滴水不漏的魔力障壁內謹慎巡

視，微微一笑，走到書桌旁，隨手拿起一本書。

「不正經卿，妳還記得這個房間嗎？」

她們今晚住在皇女當年使用的小房間，這是艾黛爾賈特親自指定的。

「記得。」貝雷絲檢查完環境，走回正翻著書的她身邊。「我當傭兵的時候來過一次。」

「沒錯，唉……」艾黛爾賈特故意嘆了口氣。「那時沒能審問傭兵小姐，真的好遺憾呢。」

「那麼，要現在補回來嗎？」

艾黛爾賈特就在等她這麼問，立刻笑著放下一個字也沒看的書。

「這可是妳自己要求的喔？」

她握住貝雷絲雙臂，慢條斯理地將貝雷絲推到床上。

貝雷絲順從地躺下，抬眸仰視她：「不用銬住我嗎？」

「當年的我還不會用『光之鎖』嘛。」

艾黛爾賈特偏頭打量到手的獵物，輕輕一笑，緩緩傾下身子。

「要是不銬住妳，妳會逃跑嗎……傭兵小姐？」

說著，她俯首埋入貝雷絲頸側，伸舌舔了一口。

「嗯……」

發出嚐到美味的滿足呻吟，繼續湊上雙唇，含住貝雷絲肌膚，貪婪地吸吮起來。

「……我不會逃跑。」

貝雷絲抱住著迷舔舐自己的伴侶回答，一手撫摸她的後腦勺，另一手探入她的睡衣，沿著光滑背脊緩緩下滑。

後背、腰際、臀部、大腿，把能摸的地方全摸了，來回摩挲好幾下，悄悄脫起她的睡褲。

動作太明顯，艾黛爾賈特無法忽視。

她抬頭與貝雷絲互看一眼，調皮地彎起唇角。

「——好了，傭兵小姐，妳為什麼要潛進我的房間呢？」

艾黛爾賈特故意轉開焦點，低頭親了親貝雷絲在燭光下泛著美麗光澤的唇瓣。

「我對妳下毒了，從實招來，否則不給妳解藥喔。」

見她饒有興致地開演，貝雷絲忍著沒問能不能多下幾次毒，配合地回答。

「我來簽一份契約書。」

「哦，目的是什麼？」

「為了早點遇見妳。」

「早點？」

艾黛爾賈特掃過她頸邊被自己吸出來的殷紅痕跡，慢悠悠地說。

「意思是，妳認為……就算沒有那份契約，也遲早會遇見我？」

「對。」

貝雷絲答得斬釘截鐵，兩眼直勾勾盯著她迷人的雙唇。

「但是，越早越好。」

「所以就跟著傭兵團跑來露迷爾村……救了我一命？」

當年的傭兵貝雷絲性格沉穩冷靜，經常獨自執行任務，不曾莽撞行事。

但一見到素不相識的艾黛爾賈特遇到危險，一股強烈衝動瞬間驅使她動了起來——

明知會喪命，也非要挺身相護不可。

直到今天，貝雷絲都很感謝那股突如其來的保護欲。

「嗯，還不小心擾亂了妳的計畫。」貝雷絲以指腹溫柔描繪她的面容。「要不要懲罰我？」

「當然要，必須好好懲罰，但在此之前……妳想不想先得到解藥？」

「要怎麼得到？」

「很簡單，妳主動親我一下——這就是解藥了。」

聞言，貝雷絲迫不及待地抬頭親她。

只親一下覺得不夠，還起身將她反過來按在床上，低頭繼續索要她的雙唇。

「等、妳……等等……」

被她連吻了好幾口，艾黛爾賈特連忙抬手擋住貝雷絲。

「我說的是『親一下』吧？」

「嗯。」

貝雷絲應了一聲，順勢親起她的手心，半眯的眼眸中飽含笑意。

「真是……不聽話。」

艾黛爾賈特狀似無奈地將手往後一伸，兩手環抱住貝雷絲的脖頸。

「妳親了我那麼多下……連我也中毒了，妳說怎麼辦？」

「我知道怎麼製作解藥，」貝雷絲附上她耳旁。「讓我來……為妳解毒吧。」

壓抑情慾的沙啞氣音輕輕飄進耳裡，點燃了艾黛爾賈特的火焰。

她伸手抱緊貝雷絲，心急地與貝雷絲互相擁吻。

一次又一次，如數年前互訴情衷的月夜，反覆攫掠彼此的呼吸，沉迷於唇舌交纏的親密。

這一晚並不是世界末日，往後兩人也會一起攜手走下去，但艾黛爾賈特控制不住自己剎那

間爆發的情感。

她原本就迷戀貝雷絲，結為伴侶後更是一天比一天愛她，在即將卸下國家重擔的這個時機，連原本分心去當皇帝的部分，都收回來投注到貝雷絲身上了。

艾黛爾賈特吻得十分賣力，不顧自己快喘不過氣，拚命吞噬貝雷絲的呼吸。

貝雷絲察覺到她的失控，不得不主動停止親吻。

「艾爾——」

貝雷絲伸手抵住她額頭，強行命令道。

「換氣。」

艾黛爾賈特無意識地照做，深呼吸幾次冷靜下來後，發現自己又不知不覺騎坐到貝雷絲身上，而貝雷絲一手穩穩托著她的腰部，不讓她掉下去。

艾黛爾賈特垂眸望著貝雷絲。

但凡有生之物，都難以避免死亡，而貝雷絲是結合初始者和空龍血脈誕生的特殊存在，壽命遠比普通人類還長上許多，只要沒有意外，要活數百年、數千年都不在話下。

今天是艾黛爾賈特的生日，增加的歲數原本會提醒她又離死亡更近一步、提醒她去想像若自己先一步離開這世界，貝雷絲會有多麼孤寂……但在前陣子的同生儀式後，一切都改變了。

就跟雨季中突然出現的晴天一樣，她的命運再次被貝雷絲出手扭轉——不僅如此，還跟貝雷絲自身的命運糾纏在一起，牢固得密不可分。

「……我愛妳，貝雷絲。」

艾黛爾賈特俯下身子，趴在貝雷絲懷裡，用臉頰輕輕磨蹭她，乖巧地表白。

「我真的……好愛好愛妳。」

「艾爾，」貝雷絲抱住她，摸了摸她的後腦勺，親吻她眉心，問：「妳現在會不會累？」

「不累，精神好得很。」

艾黛爾賈特知道她想對自己做什麼，不由得笑了。

「不過，我不是中毒了嗎，快來幫我解吧？」

「剛才試了，好像沒有成功……」反而越來越深。

「不管。」

艾黛爾賈特閉上眼睛，任性地貼到貝雷絲臉前。

貝雷絲淺淺一笑，唇瓣再度與她相合，溫柔地纏繞她，邊吻邊跟她一起褪去衣物。

「……繼續……親我……」

脫了衣服才知道彼此有多麼火熱，貝雷絲一面滿足化身接吻魔的艾黛爾賈特，一面揉弄起她雪白的乳峰，用指腹撩逗嬌豔的峰首，直到產生變化。

「嗯……」

艾黛爾賈特依然不願鬆開貝雷絲的唇，光潔胴體滲出細汗，貝雷絲嗅著她身上的甜蜜情香，沿著美好身線來回愛撫，一手慢慢滑進她腿間。

交融的情意在水聲間汨汨流淌，不曾熄滅的慾火燒得更旺。

「啊、哈……」

艾黛爾賈特唇間流洩的呻吟，全被貝雷絲蠻橫吞下了。

剛才認真傾訴愛語的雙唇，甜得令貝雷絲欲罷不能——

也許從一開始，想接吻接個不停的就是貝雷絲，艾黛爾賈特只不過被她傳染了慾望而已。

「貝雷絲、貝雷絲……！」

為伴侶送上的高潮一波接一波，她獲得的歡愉和滿足，同步傳遞到貝雷絲的靈魂深處。

貝雷絲起初只是恍惚，後來被沖刷得完全無法思考，只剩下了支配中樞的核心愛意。

「艾爾，生日快樂。」

比以往激烈的情事過後，貝雷絲照舊讓艾黛爾賈特枕在自己左臂上，讓她隨時可以湊上來傾聽自己的心跳。

「呵呵……貝雷絲，跟妳成為伴侶後，我每年都好期待生日。」

艾黛爾賈特愉快地依偎在她懷裡，回想著去年、前年、大前年……一直溯行到貝雷絲在女神之塔現身回歸的那一年。

「因為有妳在，每年花冠節的這一天，都會成為我快樂的一天——我很想對妳說謝謝，但妳一定不同意，對吧？」

「對。」貝雷絲回答。「妳可以用另一種方式表達。」

「哪種方式？我有點忘了。」

「……」

面對明顯裝傻的壽星，即使注意到現在已經跨過零時、不是她的生日了，貝雷絲仍然配合地在她臉頰上吻了一下。

「這種方式，想起來了嗎？」

「想起來了。」艾黛爾賈特笑得燦爛。「失憶的毒，被妳這一親解開了。」

如同貝雷絲只會對她露出珍貴罕見的笑容，她童心未泯的一面，也只在貝雷絲眼前展現。

貝雷絲沒轍地一笑，再度擁她入懷。

「我愛妳，艾爾。」

燈光熄滅，貝雷絲柔聲吐露愛語。

她們在祥和寧靜的長夜裡，再次與最愛之人相擁而眠。